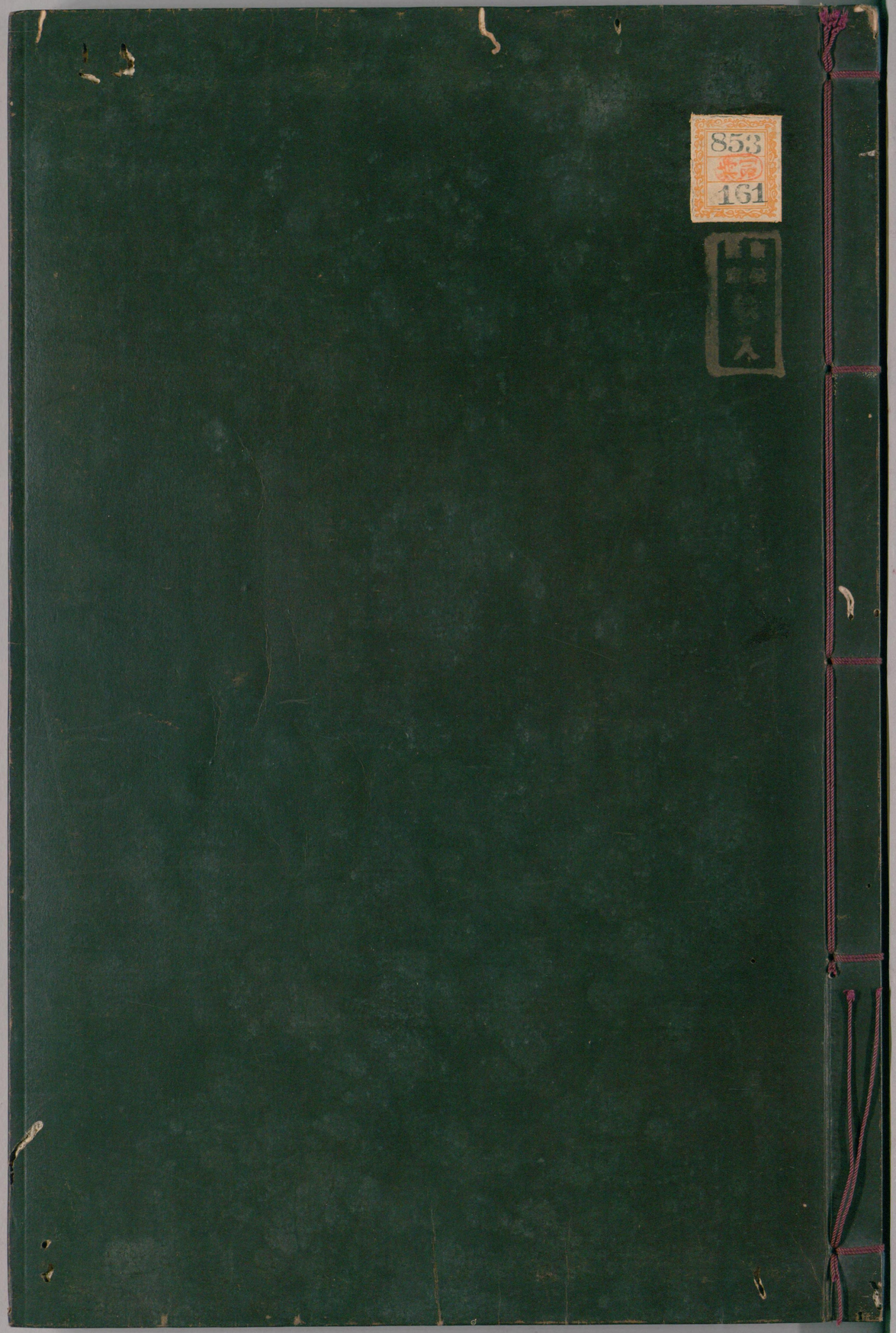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四

成公三

辛巳 簡王十六年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 齊靈公或五 曹宣十五 陳成十九 杞桓五十七 宋共九 秦桓二十五 楚共十一 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此歸汪氏曰襄公留於楚者七月書三月公在楚傳者謂存君也今成公在晉不書公在晉者晉雖待強見

正猶在中國也襄八公見止而在外夷
則外矣書法不同蓋有華夷之別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

犨尺由反公作州後同

左傳郤犨來聘臣沴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
以妾爲姒生聲伯而仕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
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
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
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臨川
吳氏曰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講於事大矣
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送葬已大辱矣送葬畢又不使
歸公遂請受盟以明其非貳故於二十月而後得歸絕及
國而郤犨已至豈誠心行聘禮也哉直欲迫公使盟
爾高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

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於公甚矣臣氏曰
貶郤犨稱及不繫之國與荀庚同廬
陵季氏曰此沙隨不見公之權輿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沴盟也張氏曰公之至自晉
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也亦且沴盟焉春秋皆不
書而獨書郤犨之沴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
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童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
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而
沴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
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
夫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沴豈能得晉
君而盟之乎亦未夫盟之耶不書而諱皆魯之恥也
臨川吳氏曰郤犨既歸而行父遄往報聘畏晉故卑
與不盟未可知也

附録　左傳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十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薛氏曰　由鞏之勝始交好于齊也　張氏曰　僑如之聘蓋謝戰鞏之師而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襄陵許氏曰　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試于齊而未能者歟

冬十月

附録　左傳　晉郤至與周爭鄭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二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何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

衛侯衎卒　勞文一公而賜之温孤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糧筏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成之○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芮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也

春周公出奔晉

壬午　簡王　七年　十有二年　晉厲二　齊靈三　衛定十六　陳成二十　杞桓五十　曹宣十三　鄭成六　宋共十　秦桓二十六　楚共十二　吳壽夢七

左傳春王使下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卿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士而出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杜氏曰天子無外故奔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于周故書出罪之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輿爭政不勝忿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張氏曰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絕之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高氏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為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輿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于諸侯之國是自絕于周故書出以為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之臣諸侯敢受之書此而晉罪昭然矣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一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有天下王是不能有天下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二公而自絕于王雖止奔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

三十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二三十公一也汪氏曰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蓋暇朝皆為逆亂無所容其身逃竄他國以逆誅幾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非居位祿而出奔也其不書出乃書法之常耳襄王御萬乘之尊周公三十公之貴皆當以天下為家其書出則為貶矣廬陵李氏曰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秋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王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穀梁曰上下一見之也許氏曰王公書出止一見後不復書存周也○陸氏曰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自其私士而出也按周是畿內之國不當以私士為義穀梁云周有入無出上下一見之也按二十事耶非故見二上下一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沙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也好惡同之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梅溪林氏曰宋之西門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閔係不細春秋畧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外之道猾夏則檠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裔夷為盟好者也齊桓之於楚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郤之而霸者之職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閽而臣惰偷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浮黨以通意遂交聘而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忘其強大要無息肩之意後三十一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為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寔倒置其權端實兆於此故曰猾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也汪氏曰僖之二十二年楚闘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南北之交文公為之也劉氏曰瑣澤之會

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而已又何耶然則傳之言會實與經不合夫晉屬公之德不能使諸侯多解體矣盧陵李氏曰此會左氏以為晉楚之盟而公穀胡氏又無傳獨附經既不書晉楚之盟則無由告諸侯之理趙子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經不應不書今雖澤之會蓋據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未詳是否姑具其說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二邁反

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一日鄭氏曰交剛狄地劉氏曰春秋於夷狄有言

戰者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將以為外內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而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而偏陳無義焉爾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二也陳氏曰中國敗夷狄皆不書唯晉特書之病晉也楚左氏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觀兵于雒矣而晉阻亟爭地於群狄甚故宣成之春秋晉有事於秦楚或畧不書而甚詆於狄狄以是為晉衰也

冬十月

附録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寡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二矣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相加遺焉用樂寡君滅矣吾子其入也宣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與朝之以訓其僭宴以示慈惠以布政昭以禮成民是以能固百官承事朝而不廢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力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已盟于赤

癸未　簡王八年　十有二年　晉厲三　齊靈四　衛定十一　秦景十四　鄭成七　曹宣十七　卒　陳成二十一　杞桓五十九　宋共十一　秦桓二十七　楚共十三　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錡魚綺反

左傳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棄君命也不亡何為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出師故以乞言之也程子曰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分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邾兵非晉所得專也今

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乞【孔氏曰】晉雖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討是辭乞為謙意【陳氏曰】外乞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諸侯晉之大命會與師亦書曰乞所以正王法【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以見其卑伏屈撓無首反而縮之意矣【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惧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春秋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取屈伯體也　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劉氏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此內接外之辭也晉郤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辭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其為重也故霸主之尊猶以乞師為文蓋皆有報死心復讎貪得之心【高氏曰】非有天子之命以是以如此若失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汪氏曰】郤錡春乞師而夏方與諸侯會伐秦則晉之霸政亦衰矣或問春秋之世盟主興諸侯之師多矣曷為晉厲將伐秦楚獨言乞師【茅堂胡氏曰】秦楚皆大國也是時晉政多門秦楚強盛諸侯俾於興師乎乞則我乞兵於楚楚其三則晉郤秋書乞師者五其一則晉郤錡欒黶荀偃皆厲公微弱於魯慎公初立而士魴來或者循襲厲公之遺法歟【盧陵李氏曰】晉厲之乞師二郤錡為伐秦欒黶為戰楚荀偃為伐鄭厲之至於乞師則內外同之者以其為重也故霸主之尊猶以乞師為文蓋皆有報死心復讎貪得之心【高氏曰】非有天子之命以是以如此若失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汪氏曰】郤錡春乞師而夏方與諸侯會伐秦則晉之霸政亦衰矣或問春秋之世盟主興諸侯之師多矣曷為晉厲將伐秦楚獨言乞師【茅堂胡氏曰】秦楚皆大國也是時晉政多門秦楚強盛諸侯俾於興師乎乞則我乞兵於楚楚其三則晉郤秋書乞師者五其一則我乞兵於楚楚其三則晉郤錡欒黶荀偃皆厲公微弱於魯慎公初立而士魴來或者循襲厲公之遺法歟【盧陵李氏曰】晉厲之乞師二郤錡為伐秦欒黶為戰楚荀偃為伐鄭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之助為救榮悼公初興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敢京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賂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賕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敬盡力莫如敬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賕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成牛至晉侯使郤相絞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踐位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徽而朝諸秦則亦既拜命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喪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好絕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我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

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暗就寡人寡人而賜之盟則寡君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激亂若若不施大惠顧諸侯孤寡人不敢盡布之執事靡貽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我以睦於晉晉栾書將中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郤錡御戎欒黶為右孟獻子曰晉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逆晉侯于瑕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李何不敢過天子也穀梁傳言受命不敢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

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主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遂志于我穆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捷于帝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才絺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以告我楚人有二心於狄且憎是用告我楚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求盟于我我曰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余雖小子唯利是視不敢惕惡其無成德是用詰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省朝
王而不能成朝禮何氏曰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
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造意脩朝禮而後行范氏
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朝然後生事也
胡氏曰實會晉伐秦過京師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僅有
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
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
故書曰如而不曰朝劉氏曰如京師固羨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
也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下之父也
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懇專一之意以
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矣焉有狹二事
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因會伐而行矣
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春秋所惡也
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

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何氏曰書自京師使若
曰使若既朝王而故朝然後生事也范氏
王命已使伐秦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
聘大聘終則朝巡守于方嶽則朝禮記王制諸侯
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巡守觀諸侯
遣使者屢矣汪氏曰來聘七錫命二十二公之述
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
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
尼掌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
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

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不得不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若忘敬而實不敬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于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詳言之以著其惡也〔高郵孫氏曰〕如京師法當罪之而君臣之大法不可以成公之罪無所可逃而君臣之法愈正也晉成公之罪無所可逃而君臣之法愈正也晉侯實召天王而書狩于河陽成公實會伐秦而書如京師惟其無禮故必禮正之〔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於京師則是

舉百牛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朝京師也而劍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室之罪具見矣〔陳氏曰〕但書伐秦不言戰罪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罷之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晉必為不足詳焉爾〔汪氏曰〕經書朝王之禮者三僖公朝王所以為會晉而行成公如京師為伐秦而往僖公二十八年書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使若諸侯先會而後朝王去其實以全名也此年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正其名以統實也然書公如京師實因行以見君使一卿如京師而貶之有如是者則朝于京師罪

而不朝者無識狄呼不朝之罪經不書而貶自著今也因過京師而朝天王尚不正其譏而子之以朝則天下後世將謂尊君之禮可以簡慢而欺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口實矣其關係豈淺淺哉廬陵李氏曰左氏正義云公朝于王所者時王在京師故指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朝朝此則王在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預朝故依尋常朝聘辭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附錄 左傳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營求入于太宮不能殺子印子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殺之殺子如子駟孫知而盡焚

曹伯廬卒于師（廬左作盧）

左傳 曹人殺其君公子負芻以守使公子欣時遊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後之勞請侯衛二年 穀梁傳 曰閔之也公大夫莊師○曰師在會曰會莊氏曰會高氏曰非戰死也死於行事故不書葬也 ○劉氏曰穀梁謂閔之也非也諸侯死於行則記其地例如此何閔之有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張氏曰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春秋所以明天王之黜重也今以伐秦致明諸侯以伐秦為重也王氏曰此年書法抑揚予奪例變無窮始書乞師知伐秦罷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行也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王也卒書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為朝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稱微而顯非聖人孰能脩之厲陵李氏曰不以如京致而以伐楚致皆宛其初心致而以伐楚致則僖四年不以侵蔡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冬葬曹宣公

左傳 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出口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穀梁傳葬時正也

甲申 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 晉厲四 齊靈五 衛定十二 公負芻元年 陸渾成二十二 景十五 鄭成八 曹成十二 秦桓二十八 杞桓六十 宋共十二 楚共十四 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杜氏曰渠仕公即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子密州嗣是為黎比公何氏曰莒大夫於邾稱子於滕薛稱侯於邾稱人於鄫稱爵皆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 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孫林父而固請焉晉侯使郤犨送

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衛二十五年獻公入衛以救其年晉入夷儀二十六年寗喜弒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甯喜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公薨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故書以為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逼許楚因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相吞噬夏一道而入

理盡矣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也亦見晉屬之不能而又伐焉使屬公而霸則鄭人怒鄭兼弱攻昧遷于葉辟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偃伐許猶討其與楚也夫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以為不稱姜而婉成事也而賤之甚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不服而罷志而懈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致之也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之名耳何氏曰卒竟也但舉名省文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對

壞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張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劉氏曰左氏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各之春秋之常耳趙氏曰書氏傳寫誤增汪氏曰或謂婦姜氏有姑之恒稱妾姑則不書氏然穆姜不氏固曰敬嬴妾姑也聲姜乃嫡姑而出姜不氏何耶廬陵李氏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齊姜書氏無貶詞也陳氏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此說亦好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傳僖侯有疾使孔成子寧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

為大子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大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數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及矣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二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乙酉 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 晉厲五 魯襄六 衛獻公九 曹成二 陳成二十三 杞桓六十一 宋共十三 杞桓六十一 宋共十三 秦景公元年 楚共十五 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者爲其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也則其稱仲何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何以後之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公孫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公孫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猶以子赤也歸父也歸父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君薨聞君薨家遣堙閽晉至堙閽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君薨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之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莊氏曰嬰齊襄仲子歸父之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也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君薨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之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穀梁傳此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莊氏曰嬰齊襄仲子歸父之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也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君薨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之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穀梁傳此

兄弟以後義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問書仲嬰齊與叔老無異矣何以見譏其爲兄後乎冥堂胡氏曰嬰齊乃公子遂之子嘗稱公孫魯人以之後歸父書曰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後義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何氏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也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君薨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之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莊氏曰嬰齊襄仲子歸父之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也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君薨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之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穀梁傳此

兄弟以後義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問書仲嬰齊與叔老無異矣何以見譏其爲兄後乎冥堂胡氏曰嬰齊乃公子遂之子嘗稱公孫魯人以之後歸父書曰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後義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何氏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也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君薨聞君薨家遣堙閽後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之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穀梁傳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癸丑公會晉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

程子曰十二年曹伯卒于師實殺太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討之既同矣高氏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汪氏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代君會盟伐救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廬陵李氏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為族無可疑矣故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穀梁說木失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作歸之子

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九月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其罪諸侯將討其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賢豈節次守節下矣失節辱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遂逃奔宋

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其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秋七月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

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喪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郎大夫是之謂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汪氏曰】晉執霄公鄫成公
椿公戚子蚡子赤宋執滕宣公
鄭成公莒黎比公邾宣公
執徐子皆稱爵楚執宋襄公
公雖蒙上文晉侯入
曹之文非伯討也
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
書其爵【陳氏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稱爵何討有
罪也【陸氏曰】二十四年諸侯相執多矣此獨稱晉侯以其執
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蘇氏曰】稱侯以執
執有罪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惟是為得
禮【張氏曰】春秋爵萬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猶
不拾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
後盟之乃書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
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豈
小失哉○【劉氏曰】左氏謂凡君不道於民諸侯討
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非也夏殷發太子而篡
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亡非不道而何

夫負芻之惡未見於經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
今以左氏例推之則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耶說
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亦非也若云
晉人執曹伯得無又非之乎【永嘉呂氏曰】或疑負芻
殺之經無明文說有之春秋書法考之則他諸侯皆
未得其實然堂以春秋書之春秋書事耳安得以為非討乎
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而已
傳之所言與經意同益足以為證矣【廬陵李氏曰】
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缺不及蓋
此事與齊桓執鄫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
執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

公至有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宋
共公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冀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軍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豈得乎楚子侵鄭及繁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秦武子欲報楚歸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家氏曰〕晉楚為成期以弭兵甫及三十歲而楚伐鄭鄭首禍也書楚子見其人而貶之非晉罪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葬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其妻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公妻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也

共音恭

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〇〔劉氏曰〕穀梁謂以其葬其妻不可不葬共公非也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宋華元出奔晉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鮑牆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蕭朱為小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鮑牆之室救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大宰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皆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

討猶有戎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師帥國人攻湯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皆其族也魚石向為人向帶皆戌桓公曾孫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矣子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必今持之則驕而從之則夾雖滋閽門登門矣左師老佐為二司馬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二子皆桓公子魚石魚府皆目夷子也莊氏曰公子目夷字公孫乃公子湯子公孫壽之孫向戌桓公曾孫向為人向帶皆戌族華氏戴族也莊氏曰華督戴公孫華元華御事子喜督玄孫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湯氏汰而驕

程子曰山去族皇氏公族也

宋六卿魚氏湯氏向氏鱗氏皆桓族

子魚公子湯公子鱗皆桓公子魚石魚府皆目夷子也莊氏曰公孫乃公子湯子公孫壽之孫向戌桓公曾孫向為人向帶皆戌族華氏戴族也莊氏曰華督戴公孫華元華御事子喜督玄孫

共公卒已葬湯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湯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

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　張氏曰鄭良霄之奔而歸亦異良霄之入不序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出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法可見也

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緣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狹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鄭子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王氏箋義曰華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是未至晉者已今以自晉歸宋為文何也蓋其奔也欲求晉討強臣以張公室今為魚石所復既而復奔晉公為王所止遂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故周公以罪之華元為魚石所正遂反其侵春秋善之故書自晉歸于宋以成其志也山不書民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蕞蕞猶能芘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杜氏曰蕩氏宋公族還宅公室故去族以示罪芳堂胡氏曰山皆本也韓非為秦畫謀而有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汪氏曰五大夫同奔亦同復入但書魚石華元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蓋魚石有惡舉重而書之餘不足紀陳氏所謂罪甚其甚焉者是也亥寧定辰佗彄地其罪皆同故倫錄之耳廬陵李氏曰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為元本未至晉春秋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此亦非也蓋書奔晉者著其亡已出晉竟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著其反能討罪此春秋之精意也○劉氏曰左氏云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此傳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可信也趙氏曰按傳魚石自請討湯澤則是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為與湯氏同族懟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為亂蓋魚石與湯澤同惡爾國亂用兵相攻則仇敵也如何自止乎厲陵李氏曰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太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繁反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說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為國人與晉皆許之而後入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大功寧自奔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戌以存相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故趙子辨之又曰誅有罪而稱國以殺者陳氏云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以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

附錄 左傳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祥已甚何待矣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鰌音秋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左傳始通吳也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程子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

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相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杜氏曰鍾離楚邑淮南縣

吳以號舉夷之也 汪氏曰實吳子也比之淮夷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 汪氏曰會王世子以尊王之會尊故稱及以會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會以會文相似而實不同 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 杜氏曰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皆帥諸侯大夫會吳以中國會夷狄故稱及以會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 陳氏曰晉初與諸侯之大夫會吳故殊會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也於是太夫皆為會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子也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于鹿上公以殊會會吳于向吳之為蠻又吳而與王世子同吳甚矣

中國患孫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子于鍾離耶 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 家氏曰吳固姬姓太伯之後而僭王稱用夷禮春秋雖欲同之中國不可得也

成襄之間中國無霸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高氏曰外會晉卿蓋始於此永嘉呂氏曰向也為中國患若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成之七年吳伐鄆始見於經於是吳為中國患矣此年會吳於鍾離於是吳與中國盟會矣然所與同會者猶曰諸侯之大夫也成之會祖之會則諸侯實與為會矣馴致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然主中國之會盟開門延盜以來斷髮文身之夷非晉之咎而誰耶【王氏曰】一會鍾離而合十一二國一會于相而合十一二國天下諸侯無一不聽于吳幾何而不為夷乎春秋特殊會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六會鍾離相向善道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故以殊會書而稱國外之也于戚吳人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為主故以列會書而稱人進之也黃池則為吳後吳亦以殊及書而稱子順內外之常著盟會之實也然殊會之說如公穀胡氏則以為春秋外吳之筆如陳氏則以為晉隅尊吳之文二意相不同恐皆可用蓋惟諸國尊于王之為主所以春秋外之為夷也語亦互通至于王世子之書則桓公實能尊異之春秋順其事而書以美之耳然有止書入及見義事在所當欲鍾離離書僑如會見非義之事非所當與謀也又曰吳之見經始於邾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于子浦之欲會成於鍾離之往會始也以夷狄政夷

狄中國若朱甚憂繼之也資于夷秋以治于夷秋中國之本躰歟矣

許遷于葉 葉詩涉反

【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得治其國家以從者也其地許復見也【高氏曰】許微弱之國數干鄭亟加兵今遂遷焉蓋畏鄭而南依楚楚故以自遷為文【陳氏曰】許從楚故遷之猶自遷也故遷於夷以公子奔疾遷于白羽以王子勝皆以自遷書之○【張氏曰】葉次州來近楚而楚遷許以自近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之失所也縣葉近楚而楚遷許以自近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之失所也而疲之呢蠻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陵李氏曰】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逮于夷觀其所以亡而成敗見許之進中國而主楚其亦善擇所從哉

丙戌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晉厲六　齊靈七　衛獻公　曹成三　陳成二　蔡景十七　鄭成十四　杞桓六十二　宋成元　秦景二　楚共十六　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　孔氏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　王氏曰陰陽和則雨雨者歐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著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何休曰木者火陽幼君大臣之象冰水者陰兵之類也冰脅朱者君臣將執於宋之徵未幾而有冰隨若仕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　范氏曰木介甲胄之象　高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温而下寒也　趙鼎曰霜不殺草相反劉向謂木不者火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小吉凶天人之應或可推也　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　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開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法之應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其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　王安石曰劉向明災異為蔽自著洪範傳以若訓如言人君之五事如天人不相干豈可強合也　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感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是信儒者見此因

盡殺之

附錄 左傳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 滕文公卒定氏曰在位十年成公存立高氏曰滕入春秋至是三書卒皆不能至是日之一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將皇懼也寒不能歸鄭人獲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將皇懼也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十年矣至是附楚為楚伐宋故晝侵自是與楚同有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附錄 左傳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斬反

左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遲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遲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以立侯一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將新軍荀罃居守卻犨如衛逐如齊皆乞師焉曷察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夫程子曰時以動事叔孫橋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時高氏曰晉失伯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諸侯貳憑以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爾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 鄢音

左傳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佚丸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義以生利禮以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匱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寇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得志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

也以遁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歸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所以能外內無惡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益樂與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鞭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馬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三不可矣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頗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愛上於先君也且壇上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巡士乘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罷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曰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并遇復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潰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放御晉厲公欒鍼為右范文子為右欒黶為右石首由巫潘黨為右石首名御楚共王巫臣為右鍾儀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冀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捷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入盟國人逆公公使婦人送之三帥逆於清原公使反國殺三郤郤錡奔狄郤犨奔楚郤至奔周胥童死之公使辭於周曰寡人有討於臣不佞不能事吾子以重大夫之憂敢歸其罪子姑亦鞫其情無使舉首而北以為戮辱寡人之臣若不忍誅而使歸骸於晉以徇國人則寡人之願也敢以為請周人許之王使單襄公辭於晉曰天降禍於周使我兩君不協以及伯舅伯舅若不忍棄其親昵以憂寡人則周室之憂也若伯舅安定王室鎮撫諸侯則寡人與有榮焉敢以為請晉侯使郤犨對曰寡君即位三年而東征西討以佐天子敝邑大懼天威之不違而亦不敢寧處其敢忘伯舅之親昵以憂王室乎

楚子使屈巫聘于齊申公巫臣盜夏姬以行既至晉而反復命於楚曰不殺此人必滅若國夫人實亂國子反欲取之而懼其子重子重亦請之王以予子反子反以其有讒慝而辭之王以予子重子重以其有寵於王而辭之王遂以予巫臣巫臣使自鄭召之曰歸爾室無相從也我將使爾疲於奔命以報爾巫臣自晉使謂其室曰盍亦求爾夫與爾子於吳我教吳叛楚教之乘車教之射御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吳之與楚也自是始矣楚子重自申縣老而為邑大夫子反為司馬子重子反欲殺巫臣而取其室以分之巫臣盡室以行奔吳與吳子壽夢盟為兄弟以事晉國教吳人叛楚教之乘車教之射御教之戰陳吳始伐楚取巢及駕而還子重奔命子反亦奔命子重子反罷於奔命吳始大用兵於楚楚材晉用吳起於楚也

楚子使公子貞如晉聘且涖盟晉侯使郤犨如楚聘且涖盟楚子與郤犨盟于中軍王族反巫臣尸之以行吳人入巢伐楚以報錡之役也

楚子使薳罷歸晉公子黑肱以濫來奔以其邑濫也黑肱以濫奔楚楚子使薳罷歸晉公子黑肱以濫來奔以其邑濫也

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辭從者使某攝
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可謂乎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
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
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御曰彼有大志其謀我也請
陳固以待之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間之召子
反謀穀陽豎獻飲子反而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梁
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
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公羊傳晦者
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
痍也王虔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
言爾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
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趙氏曰後漢書郡國志潁
川郟陵晉敗楚之地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

何休曰凡舉師敗績為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
君為重高郵孫氏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
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郟陵之戰楚子傷馬不曰楚師敗君傷則師敗也
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
勝之道國語范文子曰吾外刑乎大人而忍於小
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
師而來求救於晉是晉不暇侯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
敗之我既未致伐彼彼此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范文子所以立於軍
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
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
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　為志乎此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敗楚潁衡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鄢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甲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脩政於內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諂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為去楚虔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謂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盧陵李氏曰〕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數策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臣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間之矣猛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其目乃歸怒於司馬側而殺之亦異於秦穆公之不替孟明若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而死亦猶額之止得臣同身為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開心而委罪於側何恥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楚君大臣之失也書法與殺得臣同〔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能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二焉馬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相舉之敗囊瓦逃荊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一有二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瑣瞞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捐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瑣瞞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子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

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程子曰公君子之正已而無偏乎人魯之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汪氏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逐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薨汪氏曰君弒書薨不地易地桓公易許田書假滅國成公滅鄫襄公滅邾皆書取出奔昭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及文姜奔齊哀姜奔邾皆稱孫與譚國大夫一盟及
齊高傒盟于防晉慶父如齊莅盟皆稱及叛盟失信莊十一六
年同盟于幽沒凡公而書會是也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
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
見公是曾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
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
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忘而不憂橫去逆之至
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乃旦師出後期所
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
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音佩仁棄禮不忠之咎也若

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於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
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
守身應於反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唐陳氏曰
公不及鄭
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察其實而信其誣是
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
侯之戰亟於宣伯誣於魯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誣是
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誣明我公之無罪
帖強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汪氏
曰聖人嘗言譖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厲聽叔
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于沙隨晉昭聽邾君之愬

而不使昭公與盟于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邾以
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
之鄭三伐不服平丘之後又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蓋以晉
之責魯非義故不足以令之終而晉昭逐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晉見
之矣盧陵李氏曰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蓋晉曲魯直故不為諱若曲在魯
則諱之黑壤是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會
已著魯之志矣故此直見諸侯之罪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
何以致會不能也曷為不能公幼也石氏曰公之此
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於伯主故危而致之○圖
氏曰公羊云曷為不能公幼也非也公即位今十六

年豈得云幼哉

附錄　左傳　曹人請于晉曰邾我先君宣公即世國
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
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十二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
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戚乃侵鄭

左傳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
王臣始會伐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
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
過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迮以至丙申四日不食以
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
以諸侯之師侵陳五月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
潁上戊午鄭子宇霄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杜氏曰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子、王、卿士子、爵、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也見晉政之數於人矣晉為曹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王、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是後也晉尚以僖如之卒與立子朝以奔楚皆書氏者著世卿之禍也

公與其事王氏曰春秋於尹氏之卒與立子朝以奔楚皆書氏者著世卿之禍也於盟會侵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恣矣劫以尹子與齊國佐知人卞甚矣厲公之無道也汗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相文之大征伐雖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王臣以臨師旅比於假天子之命而威諸侯者尚為彼善於此也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攜貳而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晏徙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輸不及息而為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於伐鄭清書尹單所以彰其濟王

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為朝王請命而伐秦為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楚不為過矣聖人筆削豈淺淺哉

李氏曰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二年尹單其之威而服人者也如王臣會伐自當伯始然與例不合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其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

王未嘗絶其位也
自京師王命也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絶也不絶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懲惡不即刑以免為君辱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前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
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陸氏曰曹伯之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莫大焉晉書宣帝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以深訟王也　陳氏曰

曰書歸自京師天子赦之辭也　唐陳氏曰不曰自京師歸于曹而曰歸自京師若平常之歸而書公至自其也　高氏曰不書復不與其復也篡逆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既列于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于亂耳　汪氏曰前書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此書公會尹子晉侯伐鄭曹伯歸自京師而晉侯無常其罪亦不可捨矣　盧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侯執曹伯歸京師而晉屬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屬公以公罪討曹也　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詳見僖二十八年執衛侯下　劉氏曰穀梁云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曹伯之惡學者知之穀梁子不知耳又云歸為善自某歸次之亦非也衛元咺自某者明其有奉焉爾明不為善設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苫丘 舍如字 苫音條

左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淫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偏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苫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子請息肩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

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止唏矣執未有言止之者此其言止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存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成公將會不當期畀執公季孫行父曰臣存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于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之于苫丘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張氏曰舍去声或作捨非也下書行父盟卻犨則著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釋行父矣〔汪氏曰〕晉人 舍季孫行父于召陵季孫意如二十二年會于
公獲晉恵公之舍諸靈臺〔盧陵李氏曰〕晉執魯卿二此
年行父及昭十二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
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
惡又非二子比故春秋雖稱人以罪晉而於其至則
賤焉以罪意如獨與二子異焉〔劉氏曰〕公羊云伐公執故仁之
罪而執其正卿禮也春秋何故仁之乎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高氏曰〕
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
其弟豹以為叔孫後是為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左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諸侯之大夫與
孫豹于齊而立之〔高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告立與
郤犨為此盟也〔高氏曰〕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
之盟則釋之可知矣〔汪氏曰〕晉不見公而盟季孫于晉
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

公至自會

〔鄭康氏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啖氏曰〕有不致本
事者蓋本事非功也〔高氏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
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為重也然公未嘗為會而
曰至自會者有託焉爾夫沐猴而冠之會既不見公伐鄭
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彷徨於外
以求自明於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於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不與於伐鄭也以伐鄭致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在於伐不在於會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牛圉來聘至伐鄭張氏曰君臣同出以君致也公之危不在於伐不在於會也盧陵李氏曰春秋不以伐鄭至會襄十八年牛圉來聘至伐鄭

附錄　左傳　秀吉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閒僑如奔衛亦聞於衛○晉侯使士匄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卻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諸大夫曰温季其以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惠是務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乙酉刺公子偃

穀梁傳　大夫曰卒正之也　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鄑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許公千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孫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

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莒茂從晉矣若啟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茂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音旋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莒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杜氏曰】偃鉏二公子公厥弟【高氏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公子買戍備不卒戍刺之明言其罪此直云刺者言其罪著其事實以明罪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也是以諱而曰之【胡川吳氏曰】像謀殺殺已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於弟豈不知象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人倫之至也偃雖為撓黃所指然不過脅公使殺已爾未見其有發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脩其政事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己則偃雖真有邪謀亦烏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　公子之子也而可殺乎○劉氏曰穀梁傳以謂殺無罪非也先刺後名是得其罪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

簡王十二年　丁亥

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十一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仲

左傳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虒祁晉命也凡為他人興師者皆書侵以誅之據左氏鄭侵晉晉侵鄭至于高氏○高氏曰平王東遷晉猶畏晉之強豈敢興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中國示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觀經之所書事

實可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繻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氏曰單襄公王卿士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於單至襄公世為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以王之二卿士晉主兵先之單以王人命為重也夫晉厲之失道而能救合諸侯之力捍強楚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陳氏曰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皆與伐也

附録　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傲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尋戚之盟也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誅尹單與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陸氏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鄭而鄭不服無益於事徒以為亂而已陳氏曰秋泉之盟諸王子虎於是不諱曷為不諱會伐未有書王人者唯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爾盧陵李氏曰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

之與盟也至于書同則同外楚而已不為尹單劉子而書同也胡氏說詳見雞澤下

秋公至有會

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穀梁傳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一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曰至也言公之不嘗得柯陵之盟也臨川吳氏曰方欲声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遽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張氏曰公得罪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在於會則致必以會錄也○盧陵李氏曰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偶則以後重致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至會定四年侵楚盟皐鮑至會書法同而穀梁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解者曰周信也公過諸侯為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也是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違前例為此無據之言矣張氏又曰公之危一出在伐而在會以一得免於伯主為幸故致必以會鐵也亦似穿鑿

○齊高無咎出奔

〔左傳〕齊慶克通于声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国子謂我夫人怒国子相靈公以會高鮑慶等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知之秋七月壬寅殺高鮑奔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公子元于高氏而來為施孝叔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吉施孝叔曰子實士吉對曰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国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国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立六聽自沈帷牆奔其世臣以長禍亂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為將不納君也〔劉氏曰〕無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問至於見逐亦不為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飾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何氏曰〕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范氏曰〕郊春祀也〔高鄒孫氏曰〕春秋十七牛於二正月三

月二在滌一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一月也十一一月而養牛二一月可一以郊一矣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瀆亂尤甚故特書用以譏之〔臨川吳氏曰〕九月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其大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問劉原父謂用人於郊一祓左氏昭一公十一年季平子伐晉取鄆獻俘始用二人於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左氏言始用人者謂二此一年初以人祭社也竊疑成一公以九一月祭天所謂用者不一宜一用也若以此一年用人於郊則昭十一年不應言始用人於亳社矣又左氏素好誇誕若成一公果用人於郊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郊文一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楚師執鄫子用之岡山當時魯國之人無一言乎祓禳侵伐楚季氏皆是執讒佞敵之人快意於山川之社成一公之時未聞執讒佞敵之人又無背叛之賊豈至殺一無罪祭中上帝哉於一理有必不然矣但書九一月用郊其失一時失一禮自顯然可見何必以為用人乎權衡曰公羊謂九月非所用郊也五月郊何以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但譏郊失時耳直曰九月郊一理豈不明而加用乎祓定十一五年哀元年上文皆言鼷鼠食二郊牛一改卜一牛一事故二下一文直云五一月辛亥郊此上下皆無連一文直書九一月辛丑郊則文勢不備故特書用字耳若以何必加用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何以加用乎〔李堂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故特書用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盧陵李氏曰〕春秋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鄭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無義理二不可從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耕友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一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以尊王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伐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王鄭畏威得乎哉〔胡氏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故以郤錡乞師起事之端伐鄭三出卿士而起之以樂黶荀罃之使明諸侯之不以王命會且責王師之重猶後於諸侯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穀梁傳〕言公不皆柯陵之盟也〔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杜氏曰〕不書圍畏楚救而還〔汪氏曰〕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却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君振矯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却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鄢陵驕侯故恣蹙於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中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嗣霸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盧陵李氏曰〕晉自鄢陵以後威非不振舉而鄭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力之反脤而（公）作軫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璵璠食之泣而為璵璠既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璵璠歸乎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乎瓊瑰盈吾懷乎禮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冤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二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在外也○劉氏曰春秋故事則齊侯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謂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君命何為卒之哉穀梁傳壬申乃十月致公而後錄臣子亦非也昭公在外叔孫諾卒則何不待致公而錄之乎陸氏曰二傳不達文有誤之理盧陵李氏曰以下文十一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故穀梁曰致公而後錄其卒臣子之義也公羊曰待君命而後卒大夫也二說雖小異而大意則同獨杜氏以為誤恐杜氏是左氏紀叔姬卒事歟

附錄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盟國人盧國佐從請侯圖節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帥師殺慶克以敖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侍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貜俱縛反且子餘反

汪氏曰定公也在位四十一年子捴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盖去群大夫以

立其左右習童以習克之廢北郤錡奪夷陽五田一五亦襲於厲一公郤犨與長魚矯争公使二郤平之郤犨曰苟有以告必使其父母妻子同之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公欒書然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和也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掌使諸周而察之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使徐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殺郤至射而飲酒後使夫殺郤至曰季子欺余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雖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過也信不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過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賜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東羊五帥甲八百將攻

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二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內為軌為姦在外為軌御姦以德御亂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二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既伏其辜二子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魴魏相於軍門之外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士二句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穀梁傳晉禍於是起矣張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曰郤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讒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刼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

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
毖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子棄疾帥師襲舒庸滅之莊公
補曰舒庸東夷偪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莊十六氏
曰舒庸舒之別種也詩曰荊舒是懲則荊舒之國皆
非一種也春秋之始荊舒皆以名見舒庸舒蓼舒鳩
之滅荊舒三於楚矣高氏曰楚既摧敗而其餘烈猶
足以滅二國於要荒使其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華夏豈
勝道哉晉敗于邲之後書楚子滅舒蓼是也此書滅舒
庸著申國能折其鋒使不得為我患晉厲之成勞
也蓋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覆於外而亂生於內身雖不終功亦足錄

附錄左傳與邻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戊子　簡王十三年　十有公年

晉厲八弒齊靈九滕十二曹成五陳成一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家氏曰三邻之死晉厲殺之也晉童之死書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為文著厲之罪人也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書偃殺胥童而弒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以君作難而其君由己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為其有罪當誅之罪也使童大節可録則必用孔父牧息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弒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蓋以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以孔父中於殤公者也胥童弊於厲公者也臣道事君為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

為萬世戒【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殺嗇童者書
喪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
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荀躒士魴逆周子于
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
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
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
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從
命是聽庚午盟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
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不可立【穀梁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汪氏曰】晉人
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為悼公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
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刑固不以大小輕
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
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
以憚老懼說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救死不立
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
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
乘弆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
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貶與之大為一奚獨
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

嚴而於欒武子闔棺知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問胡氏傳欒書弒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弒何也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殺而不可弒也旣治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曉不知何謂也○王氏曰經不正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弒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張氏曰聞之師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戮無辜幸耎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忠臣以社稷為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邊弒之改稱國以弒而不言二十臣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臨川吳氏曰春秋之作正為誅亂臣賊子也趙穿弒靈公傳不言盾使而經書趙盾弒君程滑弒厲公傳以為欒書中行偃使之而經止書國弒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別嫌明微也蓋靈公之不君其惡未加於一國欲殺趙盾而趙穿為盾弒之實盾之首惡厲公之無道剛暴不仁偏得罪於一國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為惡之爨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弒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惡而獨書國弒君謀也故書國弒君獨書書偃則罪歸於一人得免於弒君之惡矣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樂書當國之卿厲人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謀也必將大亂晉國坐視社稷之隕則亦何以為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遽弒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詩非經意也陳氏曰弒不言故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郤缺君川流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次其大夫公孫猶盜殺蔡侯申春秋書此三者以上也廬陵李氏曰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甲於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伯在晉不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為靈成景厲之世伯柄分無所統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舛無制中夏之畧厲公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命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強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瞫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後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浼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難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常變也或求略以免或無功而還莊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比方可圖也夷秋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飲以雕牆輒殺以懼諫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扰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厲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自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為者九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救鄭却之謀內而鄭子家弒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罹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大脩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且巫臣潛通吳子使教之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楚於是乎始發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諸內少西氏之逆以詛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脩房帷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綿卒乘以下一矢遺楚使卻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伐齊咎如滅赤狄咎如不服也故再伐之蟲牢馬駿于蒲晚年三會竟莫能定楚故曰無制也而數得志觀厲公若有其略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以
而後造鄭之盧此類可數也自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父剛敗狄而伏服會
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鄢陵而楚靖會鍾離通
吳則吳成四隣無釁而諸侯交貳是以沙隨琴鼓
猶未欲也而求多季孫柯陵
厲之單子諸侯無患而蕭壇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
無服人心之難前故曰
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
弱來奔三漆奔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
反國務使歸國氏禮也張氏曰無咎奔於去年之秋
而鮑牽則齊靈可以省毋之言是非矣國佐發而後

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內亂宮闈
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等矣保安妃如
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歟之禍慶封逐而政歸於陳
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
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位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
幸矣襄臨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閨諸害大臣不
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為俱靡
而已於是因以為國佐罪盧陵李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附錄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趙嚴趙嚴宥罪戾節解禁
臣廢滯賦斂宥罪戾節解禁臣之困救災患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振廢滯匡乏困
使魏相士魴趙武為卿首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
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
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荒
之法并紏御戎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
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
尉以聽之郤錡為司馬魏絳為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車騎知禮九六宮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宋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一段高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一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得狠當被人擁戴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加何便恁做得恁恰如好恰如新兩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問勝桓文不啻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及纔成又便死了不知尽生地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郝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部取田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右何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馬以二十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復歸諸侯納之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壑不以閾吾豪亦吾患也今將棄諸侯之姦而救其地以塞夷庚逆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杜氏曰彭城宋邑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王氏曰〕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春秋皆不書惟書納頓子納比燕伯黔之納者之非正也況納大夫乎楚莊納寧行父于陳使之復為大夫春秋借譏之況納叛臣而擾其君乎書伐書侵書復入而不言納見魚石之復入鄭之伐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

魚石晉欒盈是矣〔雩堂胡氏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宋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孫氏曰〕此楚鄭間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敗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蘇氏曰〕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

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於趙鞅宋辰也〔王氏曰〕彭城不係之宋者宋非魚石所可入故也〔陳氏曰〕奔大夫復不書奔者奔而言自歸自衛元咺自衛元咺自歸皆不書奔者也奔而言自歸猶言自也若宋魚石自楚鄭已矣故魚石不言自楚亦盈不言自〔蘇氏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大夫無繼世故纂復者已絕之詞稱入者其逆之詞○〔劉氏曰〕左氏云凡去其國逆之曰入入復其位曰復入今按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注者或託之從赴不復可信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慢之下諸侯爾矣此列國之所以賤而叛國之所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懼朝于晉而請爲昏

【附錄】【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汪氏】曰成公未年杞邾相繼來朝蓋皆謀從晉耳

○築鹿囿

【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

為也【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廣之非正也【何氏曰】刺奢泰妨民天子之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奢哉【汪氏曰】古之聖王墓池園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二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汪氏曰】古之聖王墓池園囿與民同樂今築牆為囿為阱於國中以厲民此豈人君之心乎○【襄陵許氏曰】太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張氏曰】孟子謂齊宣王三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穽於國中一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即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謹也【廬陵李氏曰】築囿三ッ始於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十一句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卑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言道也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終也盧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鞍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其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猶隙已生然方其東事晉也東雖於齊南屈於楚丘申作而丘甲政變四卿怪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苫丘執而原於外僑如逃於內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孟獻子諸臣如季文子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千晉不能免沙隨苫丘之原如京師以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之恥成公得不敗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強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注氏曰前書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此書楚鄭侵宋而不曰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比事考之黨叛臣之迹見矣荊楚蠻夷不足責也鄭附夷而崇姦何至若是之甚乎故特貶而人之序鄭於楚下以著其惡狀晉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於楚師至而諸侯亟還者矣盧陵李氏曰齊桓霸業始於平宋亂晉文霸業始於釋宋圍悼公霸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音房 (公)作彭

(公)作彭經書乞師止此【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晉季亦佐下軍二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下軍而加敬焉敬馬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杜氏曰】虛朾宋地【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先為此盟也【汪氏曰】諸侯同心憧憧往來故書同盟【陳氏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為大夫也向也曰崔氏今曰崔杼則已為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弒齊之禍靈公為之也【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公所以仁

丁未弑我君成公

【左傳】書順也【杜氏曰】麗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四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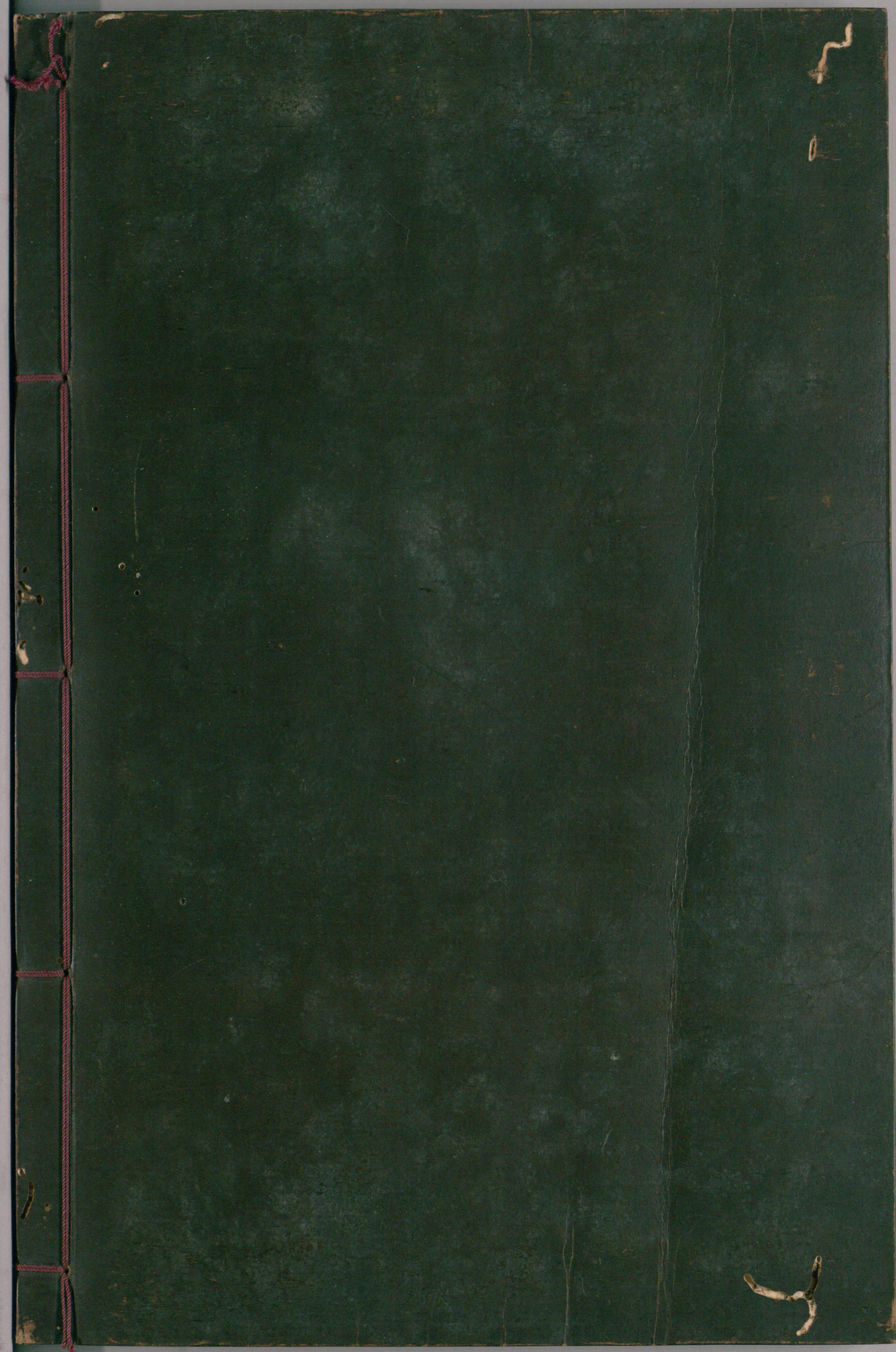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